

第三章 实现终战的中央突破政策

1945年4月1日上午6点，美国战斗巡洋舰包围了冲绳本岛西侧海域，一齐向中部嘉手纳地区发炮射击，雷光闪烁。射击结束，8时美军开始登陆。拉开了历经3个月的冲绳决战的序幕。好象看准了当时的形势一样，同月5日，苏联宣告废除《日苏中立条约》。两日后的4月7日，组成铃木内阁。

在欧洲的德国战场，3月7日，美军在勒马堪附近的莱茵河渡河成功，以破竹之势向柏林进军。从东面进攻的苏联军队，4月13日，占领沃茵。23日，以坦克部队为先锋，终于攻入柏林市区。英美同盟军也从西侧进攻，展开了激烈的巷战。30日，希特勒在总统府的地下室里自杀。至此，法西斯德国完全失败。

在此之前的4月12日，美国总统罗斯福猝死，副总统杜鲁门继任总统。

海、陆军号召在冲绳之后的本土决战，可是战争的发展已经显示出决定胜败的状况。坐视就意味着国家的毁灭，走向和平的时机成熟了。如果认识到这一点，那么实现和平的手段在哪里呢？

这样一来，依然有人对还有一年有效期的《日苏中立条约》抱有幻想，因此，“向苏联倾斜”的齿轮秘密地开始转动了。7月17日，在波茨坦会晤的美、英、苏三国首脑，以国际政治为背景，描绘了战后世界的组成蓝图。会后，发表了《波茨坦公告》，其阴影反映在日本的终战上。

焦躁、孤立的战争

“希特勒死前一个星期，柏林就失守了。4月22日，有100年历史之久的柏林电报局第一次被关闭。这个电报局收到的最后一封电报，是从东京来的。电报是这样写的：‘祝大家走运’。”这是柯一勒利阿斯·拉依昂写的《希特勒的末日》中的一节。是谁发的电报呢？外务省的电报全部被烧了，不过，外务省说可能有。这是因为在第二天，即4月22日，就认识到了德国必然失败，我国举行了最高军事会议，决定了《德国失败时措施纲要》，全文还保留着。也许不够礼貌，内容接近“泰然得吃惊”。

一、方针：在德国屈服时，制定防止国内动摇的措施，同时树立起在一亿民众更加坚定团结下，确信必胜，保卫国土，彻底完成战争的决心。

二、对外措施：废除反共协定、三国条约等日、德间的一切条约。努力促进对苏政策，防止大东亚诸国的动摇，确保与日协调。

三、对内措施：由于德国的失败，敌人的反攻，因此应更加强调一亿民众具有特攻队的觉悟。对苏联新闻报道的指导，要特别注意和外交上实行的政策相一致。为了避免反战和平运动的高涨，必须严加取缔，还要严防从海外来的策动谋反。

具体说来，就是废除日德协定，限制言论自由这样的保守意见。其中努力促进对苏采取措施还是积极的。可是，人们不会承认在眼前就能把预期事情变成现实。如果德国被打败，那么日本就要把全世界作为敌人而进行战争，这样日本就背负起沉重的压力。

大本营参谋，战争指导班班长种村佐孝大佐写的《大本营机密日志》，在5月1日那篇写道：“这一天有关于希特勒战死和墨索里尼被枪毙的悲痛的消息，由于都在我们的预料之中，所以战争

指挥部只采取了一些事务性的措施，表面上还是很坦然，实际上是很严重的事。这样日本就把全世界作为敌人，只有孤军奋战，并且战争局势对日本越来越不利。这时的铃木老宰相正在想什么呢？是和是战？即使想决定也决定不了；即使决定了也不可言传。这其中的奥妙谁知道呢？”

与其说这是大本营当事者的怨言，勿宁说是有心者的忧虑。具有这种忧虑的大有人在。东乡茂德外相最早向和平迈出了步伐。

外相提出和平

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决定了德国失败以后怎么办的第二天，即4月21日，东乡外相参见天皇，详细地向陛下禀奏：德国的失败只是个时间问题，并且德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在于猛烈地空袭。对我国的空袭也逐渐猛烈起来，这是很危险的。这时陛下流露出了希望战争早日结束的愿望。这可以看作是给东乡外相增加了无穷的力量。在寻求就任铃木内阁的外相的职位时，东乡曾问铃木贯太郎总理，这个内阁是否是为了结束战争的内阁？他迫切要求把这个目标确定下来，可是没能达成明确的口头上的约定。这次从陛下的口里听到了这话，勇气立即倍增。

在东乡茂德著的《时代的一面》一书中，有如下记述：“从柏林的大使馆来了这样的电报，就德国的战局而言，西方的防卫更加强大，德国将士的士气也没有衰弱，同盟国从东、西两侧进攻和猛烈地空袭，使形势急转直下。4月末，纳粹政权的崩溃不值得吃惊。邓尼茨政权也不得不投降，在东京的史塔玛大使就德国的情况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申辩。可是，因为是自己签定了日德不单独媾和条约。因此，他指出要违反条约，废除包括反共协定在内的一切条约。

如果德国战败，苏联进攻东方的可能性就更大，有必要就

国际关系的全局进行讨论。从我方的战局来看，冲绳方面的失败已经注定了，挽回颓势到底是没有希望的。因此，我们应该抓住德国失败的机会，趁我们还有几分余力的时候收拾残局。上下各方面都应该努力促成这样的机会。也就是说随着4月末以来德国形势的进一步恶化，把这种情况向陛下说明。与此同时对我方的空袭也更加猛烈，所以尽早结束战争为上策。陛下说，如果战争早点结束就好了。”

这以后，东乡外相拜访木户内府。“1945年4月21日5点钟，东乡外相拜谒天皇之后，来到我这里，就战争的看法、外交政策等问题进行了开诚布公的交谈。”再有《木户幸一关系文书》对此有如下补充：“虽说在德国投降之前，日本和德国缔结了不少媾和条约，存在条约关系。从国际信誉上讲，陛下应该提出和平。实际上，这样的时期已经到来。大概陛下会认为这是相当重大的问题，可是德国已经失败了，日本唯一的出路就是世界和平。因此，我们恳切希望陛下这时下决心。”

冲绳的战局已经陷入绝望，B29型轰炸更加激烈；中小城市连炸带烧损害严重；国民横遭无辜的灾难；并且飞机以及其他军需品的生产也急剧下降，国内决战部队的装备不充分等问题，都一个一个地传到了陛下的耳朵里。他非常忧虑，几次询问有没有挽回的办法。传说也曾问了铃木首相，可是内阁在这方面没有采取什么特别的办法就解体了。4月21日东乡新外相来访时，我和外相开诚布公地谈了战争的前途，畅谈结束战争的办法。”

木户内府说，内阁现在无任何结果，但东乡外相却努力奋斗，首先提出不增加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干事，仅由首相、外相、海相、陆相、总参谋长、军令部总长六人组成就可以了。他担心如果增加干事，会议的内容就会被泄露出去，并且也有彼此不能开诚布公交谈的顾虑。改善会议的工作是一个进步，并且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最后，在结束战争上起了作用。

唯一依赖的是苏联

由德国的失败所引起的怨言基本上结束了。那么具体的应该怎么做呢？倒霉时是不会有好主意的。最后，集中大家的意见，结论是“依赖苏联结束战争，开拓一条和平之路。”由于涉及到外交问题，东乡外相不得不担任主角。我们从《时代的一面》以及东乡外相在战争结束后的9月，在他为外务省记录的口述速记中，可知那期间的经过情形。

“外相就任后不久，河边参谋次长和他的部下将校来访问了我。他们说：从3月末开始，苏联加强运输军队到远东，希望采取什么办法防止苏联参战。接着，小泽军令部次长也做了同样的报告。接踵而至的是梅津参谋长，说了同样的话。参谋长谈到了当时驻苏的佐藤大使的活动情况，并说到如果这时更换怎么样。

虽然我也知道驻苏大使的活动情况，受到各方面这样那样的批评。可是，找到一个比佐藤大使优秀的人物是不容易的。并且就是确定了某个人比他优秀，可还有个肯不肯就任的问题。特别是在形势紧迫的情况下，佐藤大使的地位即使空一个月也是很不利的。和苏联的关系，大致情况是从1942年夏到1943年夏间，调停德苏间的战争，但以失败而告终。想进一步改善日苏间的关系的尝试，也因为对方所要求的代价问题上踌躇徘徊，最后没有做出决定，一直没有什么作为。

可是，在这期间美国积极地做苏联的工作，形成德黑兰、雅尔塔、英、苏、美三国会议。同盟国越来越加强了他们之间的团结，可我们还不知道在雅尔塔会议上，达成的对日参战密约。认识到应该加强与苏联的联系，可我们已经失去了机会，这样把苏联完全推到敌人的阵营里之时，就是置日本于死地之日。

陆、海军希望设法阻止苏联参战，因为对他们来说，继续进行战争也是非常困难的。因此，我认为通过防止苏联参战来结束

战争的看法，到了应该实行的时候。决心利用陆、海军的希望和要求迅速实现和平。可是，由于一般人不知道对苏采取措施，早已经失去了机会。所以，许多人主张，为了和英美对抗，有必要和苏联接近。现在，海军也说从苏联买石油和飞机，我们可以给他提供巡洋舰。

苏联把武器提供给日本，是违犯《日苏中立条约》的，这就等于帮助了日本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所以，我们必须有战争的精神准备。从现在的战局来看，苏联也不会站在日本一方。所以，海军的希望是不可能的。另一方面，苏联在此之前所以对德战争能够处于优势，是因为日本对苏联采取了中立立场。如果从东面阻碍苏联的活动，那么它胜利的希望就不大。按理说苏联应该感恩戴德，可是苏联多年来对我方，特别是对陆军怀有很大的疑心。所以他非常希望日本丧失力量，就象对日本表示善意一样，寻求希望日本失去力量。而且当他认为日本国力耗尽时，直接和英美合作，可以得到他应有份额。这一点我们应该认识到。

正因为如此，虽然对苏采取措施已经错过时机，可是为了使这种状况朝着对我们多少有利的方向发展，要有决心，限于我们现存的几分国力，可对苏联作出重大让步。因此，需要按这个思路汇集国内的意见。我认为，陆、海军有这样的要求，真是天赐良机，可以把全部力量拉上这样的轨道。讨论决定有关战争的根本方针，是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任务。因此，我认为，首先举行这样的会议更为有利。

根据我自己在战前的经验，如果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增加干事，成员间的开诚布公地交谈意见就不可能了。同时，往往是固执己见的人抑制全体，因此，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组成只能是首相、外相、陆相、海相、总参谋长、军令部总长六人，由他们开诚布公地商谈。梅津参谋总长提出要防止苏联参战时，谈到想要举行最高战争指导会议。由于此事得到了他的赞成，因此，大家决定由他向阿南陆相游说，由我告诉铃木总理，以及米内海相。”

六巨头会议于5月11、12、14日，历时三天，在皇宫内举行，明确正式地讨论和平问题，这是第一次。

决心让出北部千岛群岛

六巨头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首次会议的情况如下：万一会议的内容泄露出去，势必影响军队的士气，所以要绝对保密。特别是全体成员确认了军方提出的建议，因此，没留下象会议记录之类的文件。只是，东乡外相在事后追记写成了《时代的一面》和《意见一致事项》的全文，保留在外务省，可供参考。先从《时代的一面》的记述中看看当时的气氛。

“这个会议在5月11、12、14日举行。就象前面提到过的，讨论了对苏问题。陆军认为有必要防止苏联参战，谋求方策。

海军希望诱致苏联善意的态度，如果购买他们的石油，更是最好不过的了。我自己认为在军事上和经济上利用苏联是不可能的了。如果想诱致苏联善意的态度，必须在英、美、苏三巨头召开会议之前（三巨头是杜鲁门、斯大林、邱吉尔）。此后，日苏关系的调整，德苏和平都是很困难的，这一点应该有思想准备。

无论如何，防止苏联参战是必要的，而且必须努力实现。在日本战争能力低下的今天，必须决心给予苏联某种猎获物。可是由于战局紧迫，我主张从这样的现实出发，有必要考虑包括苏联在内的整个国际形势。铃木总理说可以试探一下对方的态度是否善意，因而制定了这一时期的方针策略：

第一、防止苏联参战；

第二、尽量诱致苏联的善意态度；

第三、导致和平；

第三个办法，即使比如通过罗马教皇等，也不能答应无条件投降。这个想法取得了一致意见。梅津总长说归根到底在于苏联；阿南陆相也谈到战后苏联和美国的的关系处于对峙，他不会希望过

于削弱日本。我自己对于这个问题谈到，苏联的行动向来是现实的、尖刻的，对此难以令人放心。铃木总理谈到斯大林的人品，好象有与西乡南洲相似的地方。这时，让我想起了明治维新时让出江户城的事。我认为这是很有力的，如果向苏联提出斡旋和平是很好的。我说有关此事，如果按日本式的思考，是很危险的。

可是，我自己也想到了，这时如果认为要实现比无条件投降的要求更低的讲和条件，在于外国的话，那只有苏联。并且要把态度强硬的陆军推向和平，只有采纳了这个建议才是可能的，所以同意了铃木总理的建议，把以上三点做为目标开始谈判。不过无论哪一个目标，都必须付出相当的代价。这也涉及到战后的远东政策。付出多大程度的代价呢？开始讨论审议代价问题。

其要点是废除《朴茨茅斯条约》以及日苏基本条约，基本上恢复到日俄战争前的局面。其它的问题，如朝鲜自治问题先不谈，我方予以保留；南满洲作为中立地带意见一致。因此，把以上决定要点写成文书，然后，要求出席人员一起签字。”

现在保留在外务省的《意见一致事项》中，也具体地写着为了依赖苏联居间调停，而给予苏联的代价和补偿。我把其要点摘录如下：

“〈一〉归还南库页岛；〈二〉取消渔业权；〈三〉开放轻津海峡；〈四〉转让在北满的铁路权利；〈五〉确认苏联在内蒙的势力范围；〈六〉不惜让出旅顺、大连的租借权。根据具体情况，不得已时，可割让千岛群岛北部。最大的希望是把南满洲变成中立地带，尽最大可能维持满洲国的独立。再有，关于中国，建立日苏中共同体。”

可是，这个由全体与会人员签名的文件，在5月25日的空袭中，在外相官邸着火时，一起被烧掉了。东乡外相又重新写了一份，重新让总理签名。在栏外，自己用钢笔附加写道：由于这个文件原本已烧毁，故又重新制作。全体出席会议的人员，即上面提到的铃木、东乡、阿南、米内、梅津、及川都签了字，一共写

了6份，分送给出席会议的人员。作为例外，有一件送给了代理军令部总长丰田副武大将。东乡外相好象立了大功似的重视那些决定。并且，劝说原首相广田弘毅担任具体的对苏谈判。

阁僚隐藏的意图

六巨头会议之后，过了约两周，即5月31日，内阁秘密召开了六相会议。透露了这一消息的是情报局总裁下村宏、国务相左近司政三海军中将和安井藤治陆军中将三人。这个会议的经过，在下村宏著的《终战记》中，详细地记载着。

忧心忡忡，焦躁不安的这三个人，不约而同地向总理提出，我们三个人，再加上总理和陆、海两相共六个人，开诚布公地谈一谈。下村告诉总理，左近司通知米内海相，安井通知阿南陆相。从当日下午3点开始，在官邸总理室的隔壁房间里，六相召开了会议。会议内容是：“可以想象得到，会议之前，首相和海、陆两相进行了相当激烈的争辩。陆相说：现在正是应该把敌人引向近海或本土进行决战的时候；海相说：无论怎样打，什么办法也已经没有希望了，应该早日讲和。陆相反驳道：不，我们要再一次高呼胜利。海相说：现在只是一步一步走向越来越陷入战败的深渊。陆相说：不，如果是那样，为什么在此之前，能够通过宣传，调动大众的积极性呢？并且，即使讲和也必须作出相当大的让步。如此控制陆军的中坚力量是很困难的，无论如何也必须再最后加把劲。海相继续辩驳道：即使那样，也不会称心如意，照这样甚至连维护国体也没有把握，一个成果也看不见！！说到这里，中断了一下，出现了沉默。海相接着又说道：‘如果这样，干脆说下去。’随即改口说道：‘不，还是不说了吧。’闭口不言了。令人窒息的气氛，一分钟一分钟地流逝着。这时，首相插了话。他大体上讲了：

〈一〉在哪里打胜仗，能创造媾和的时机。

〈二〉当然要作出很大让步，小国和强国为敌作战，这是很自然的。

下村说：‘现在有对付苏联的办法吗？’首相答道：‘没有’。下村道：‘用点什么简单礼物去，不能对付它吗？给它点什么好处，怎么样？’阿南说：‘松冈君缔结《日苏中立条约》时，带着简单的礼物去了。可是没有使用，就完成了。’左近司说：‘正在以满洲诱惑。’米内：‘松冈不去吧。’下村：‘佐藤大使也说想回来，可是，广田弘毅说不让他回来。我也是这样想的。’安井：‘也有人说，对苏联应该以武器和大豆交换。’下村：‘最近流传着这样的谣言，交换了橡胶和石油，是在新潟交的货。可知人们是多么天真乐观啊！’米内：‘继续进行战争，武器、粮食怎么办？’阿南：‘勉强坚持到明年。’米内：‘加上欠收，以及和大陆的交通越来越不便，我认为这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。’争辩到此，话题转到了是否召开临时议会的问题上。

这个对话，如果和六巨头会议对照一下，是很有意思的。在六巨头会议上已经决定了通过苏联谋求和平。首相和陆相、海相都百分之百地清楚。可是，三个人却只字不提。其中，米内海相虽曾说‘干脆说出来吧’，可是又说道：‘不，还是不说吧。’连对内阁大臣都不说实话，好象首相也没有马上把六巨头会议决定的事情告诉给天皇。

在东乡外相的《时代的一面》书中写道：“就六巨头会议决定的上奏，决定由总理处理。作为我自己，想让广田弘毅提出对苏谈判。可是好象首相在上奏时至少没有谈到这一点。大概是传到了木户内府的耳朵里，木户说：我一点也不知道。不过有这样一种感觉，那伙人（六巨头）究竟在干什么。”

对木户内府的保密

木户幸一的话：“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从其组成上来说，是没有

义务把会议的内容一一地告诉给大臣的！并且，我这个内大臣也没有知道的权力。可是，总理非常理解内大臣的职责，按理说，应把重要的会议内容告诉我。还有，这样的会议一定要向陛下报告。陛下有时告诉我，重大的会议，通过各种渠道，都应能够传到我的耳朵里。可是5月11、12、14日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，我连会议的召开都不知道，至于会议的内容当然就更是一点也不知道了。如果知道，当然会写到日记里。因为不知道，所以我没有会议的内容，于是就推想：难道不能从别处知道吗？”

只是东乡外相对苏联也不抱希望。但不管怎样，在表面上，为推动实现和平方策，不是可以用这个桥头堡向前发展吗？

“虽然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，可是，我这样推理，也有几点理由。首先，6月8日，我写成了《时局收拾对策试案》，提出了让苏联居间调停。”

“在这个时期，日苏之间在形式上还存在着中立条约。因此，我认为，让苏联斡旋，求得和平，就是走向结束战争。从表面上来看，这和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决定的‘为了不使苏联参战，要给它点好处，并且让它斡旋和平’是完全一致的。可见，我所写的内容并不是以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内容为范本的，完全是基于我个人的想法。如果说为什么想到让苏联居间调停，因为陆军是和平工作的最大障碍。把苏联摆出来，陆军就会多少听点话。无论如何，为了谋求和平，必须把陆军拉向和平之路。能不能实现和平，唯一的希望就是苏联居间调停。为什么呢？当时陆军倾向苏联，东乡君好象也是同样的想法。在时局紧迫的状况下，把陆军推向和平的窍门也只有这一个办法。如果陆军不理睬，就不得不进行本土作战。因此，必须把陆军拉向和平，做结束战争的工作。并且苏联是大国，希望象瑞典之类的国家进行斡旋，苏联如果不答应，就起不了作用了。从结局来看，在雅尔塔会议上制定了秘约。从苏联所处的地位看，如果进行斡旋，是没什么问题的，这是以后出现的议论。”

“那时，从重光君那里听说，想通过瑞典的驻日公使沃依塔·巴克来进行和平谈判。虽然认为这样也可以，但是这样一来，陆军就不认帐了。我第一次把自己结束战争的试行草案让东乡君看是6月15日。当时我听说广田正在接近马立克大使，并且希望彼此努力。我想如果做这样的事，在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决定时，可以跟我打下招呼。这事也没听铃木总理和米内君说过。似乎认为如果决定对苏的策略，不需要我这个内大臣制定同样的草案，去实现和平。正因为不知道，因此可以说，我主动地承担起和平工作是多管闲事。在那个时期，有人只言片语地对我说：‘不必，不，你没有必要那样说，我们正在做。’尽管如此，我把草案告诉米内君时（这是6月13日），他说：‘完全赞成，这应该尽早干。可是总理怎么想的呢？’那以后，总理也问：‘米内怎么想呢？’那时米内君说：‘如果亲自问一问总理就好了。’可是后来一问才听说，米内君在铃木就任总理到伊势神宫去时曾说：‘请在神面前沉思！’

他们在一个月前召开会议，决定：‘让苏联居间调停。’真的做出了这个决定，这是总理对我讲的。并且我们两个人都互相推测对方的心理。‘他是怎么想的呢？’而不告诉我。我想至于阿南君，那时还说和平问题等在海边打击敌人一次后再说好。更何况两总长也不会考虑和平什么的。”

不管怎样，把六巨头会议的决定信以为真，而开始行动起来的东乡外相，推进了广田和马立克（驻日大使）的会谈。但结果是很悲惨的。

自私的交涉

且说对苏交涉的结果。

“5月14日，六巨头会议决定了对苏交涉的方针。东乡外相立即前往拜访广田，说明了从战局的现状来看，急需实现和平，委托你和在日的马立克大使会谈。得到广田的承诺。”

下列记录还保存在广田的家中，这大概是东乡委托广田和马立克大使会谈时，交给广田的。

(一)鉴于目前紧迫的战局，帝国不仅要极力防止苏联参战，而且要主动地获取苏联善意的中立。为此，开始和驻日的苏联大使之间对话，探询苏联政府的意向，把苏联纳入前面制定的轨道。并且，除了我们已经制定的目标外，有关大东亚战争的结束，求得有利于我方的斡旋；避免由我方提出要求，对方提出要求时要给予答复。

(二)可以说，这个谈判是在不同的情况下根据政府的委托进行。

(三)让对方明白，迄今为止，苏联在对德战争中之所以取胜，是因为日本采取了中立的立场，并且使他们认识到，战后苏联将与英美处于对抗的关系。那时，保持日本在国际关系中的相当地位，对苏联有利。还需要提醒，今后日、苏、中三国必须携起手来，共同对付英美。

(四)至于代价，尽量不要提出，非需要提出不可时，可以暗示。

看到这里，感到这实在是只顾自己的条件，这一点东乡、广田都百分之百地承认。根据前面提到的《广田弘毅》记载：当广田问道：既然这样，那为什么还接受这没有成功希望的谈判呢。对此，做了如下说明：

“广田在小矶内阁期间，曾一度承诺作为特使去莫斯科的事，并且在1945年2月初，作为重臣向陛下上奏时，阐述了对苏工作的重要性。如果需要，什么时候广田都会说有用处的，并且东乡在要求广田担任对苏谈判时，东乡恳切地说：‘需要尽快结束战争，并且和陆军的关系上，无论如何必须通过对苏工作这一过程。’广田当时被认为在对苏关系上是日本最得力的人。因此，不管是否有成功的希望，或是吃亏的差事，除他以外，没有别人承担。结果，当时为躲避空袭，住在箱根强罗饭店的马立克大使

(这时在日的外交团，被疏散到轻井泽和箱根)，让广田到那里去谈判。为了能够很自然顺利地会见，怎么办才好呢？正在作各种设想的时候，5月25日，东京遭到大空袭，广田的住宅化为灰烬。怎么混乱到这种地步呢？

筹备强罗谈判的外务省龟山一二书记官（后来是日本驻苏大使馆的参事官）说：‘在空袭时，和广田的联系中断了，后来才知道，广田安顿在鹤沼的别邸，终于与马立克联系上了。据各种传说，广田和星一氏（星制药社长）关系密切，星一的别墅在强罗，那里正好是马立克大使住的强罗饭店的隔壁，这真是太方便了。遭受大火的前首相广田来到强罗的星邸避难。如果事先宣扬是为了问候邻近的马立克大使而访问，就可以抓住机会，进行不被别人知道的谈判。大概是这样方便吧，故而决定了这样的程序。’

经过就是这样的。举行第一次会见已经很晚了，是6月3日。当时广田假称傍晚随便散散步，访问了马立克大使。第二天（4日），招待马立克大使吃晚饭。”

历时两天的会谈内容一直保留在外务省的案卷里。“广田说：‘这次战争中，日苏不至于大动干戈，实在是万分荣幸。尽管苏联蒙受了很大的损失，但最后会取得胜利的，为苏联可喜可贺。但我国在变幻的事态下，希望亚洲的安全。我认为在亚洲拥有很大一部分领土的苏联，是亚洲安全的基础保证。’

马立克说：‘在这次战争中，就和平的事业，愿意完成作为一个大使力所能及的任务。’但对广田陈述的后半部分没有回答，反而质问道：‘我认为在日本有很多努力，受到了外国方面的影响，现状如何呢？’

广田说：‘日本国内完全统一在皇室的周围；对外，全体国民希望和苏联以及中国的善邻关系。’

马立克说：‘日本的军人以及政治家中，不是也有人受到了他国的影响，给日苏外交制造了阴影吗？’

广田说：‘现在，我知道很多人是对苏提携论者。还有，即

使在过去，象伊藤公、后藤伯都是亲善论者。实际上，我自己也是这一流之中的人。”

6月3日的谈判，就此为止。

抓住弱点看到弱点

第二天(4日)，在招待马立克的晚宴席上。

广田说：“应该看到，苏联战后要致力于复兴，并且在欧洲恢复失地，特别是努力地改善和邻帮的关系，即使在东方也有相同的考虑。日苏两国间，目前都遵守着中立条约，没有必要担心什么，再过一年，条约有效期限就到了，需要考虑将来的安排。即使在有效期限内，也希望增进日苏友好关系。现在已在研究具体的方法和途径，想知道苏联政府对此的大体意向。”

马立克说：“谈到亚洲的安全问题，昨天拜听了日本方面的大致方针，有关日、苏、中三国关系的具体形式，怎样进行呢？”

广田说：“日中之间，现在正处于战争的状态。就中国方面来看，目前难以明确地说出什么。至少在日苏间，可以进一步增进本来已存在的友好关系，把中国也作为有相同考虑的国家，逐渐引导它参加进来。”

马立克说：“尽管苏联始终如一的实行和平政策，可是因为存在着象德国这样好战的国家，所以只得发展到苏德开战。在东方，特别是对日本，同样致力于和平政策，但由于反苏势力（指日本国内）增强的结果，没能达到预期的效果。因而彼此之间，缺乏一种互相理解的感情，留下了令人不快的回味，自然给人一种不信任和缺乏安全的感觉。为了消除这些障碍，正在考虑什么具体的方法吗？”

广田说：“渐渐地，日本最近正确理解苏联态度的人增多了。我希望趁这个机会，着手以前就想根本改善日苏关系的事宜。在听取苏联意见之后，应该朝这个方向发展，并且苏联在旧金山会

议上(4月25日为制定联合国宪章同盟国五十个国家召集的会议)主张印度等国家的独立,归根结底,这也和日本在东方正在实行的政策如出一辙。因此,也把这些加进去,就象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维护日苏间的和平关系一样谋求途径,我方不问条约的形式如何。”

马立克:“以上所言是广田氏个人见解,还是日本政府的意向?”

广田:“希望你理解以上是帝国政府和国民的意见。”

马立克:“昨天和今天的会谈,大体上了解了日本方面的具体意向,因为想认真研究之后再陈述个人的意见,所以希望假以若干时日。”

广田:“根本的意图,当然是希望在两国间建立长期的相互没有危险感的关系基础。应该看到只要这一点决定了,其它的枝叶末节问题就迎刃而解了,不仅我认为现在正是根本解决问题的绝好时机,而且外务省不用说,连整个政府也重视这件事,剩下的只是着手干了。”

谈判就这样结束了。再有,广田希望尽速答复,对此马立克回答说:因为需要充分研究,大概最早也得下周初吧。可是,这个约定周结束了,也没从马立克那里等来什么回答。17日,广田让人送去晚餐请帖,可是被人家以没有时间而谢绝。

事后仔细一想,苏联早在2月10日的雅尔塔会议上已经与英美签订对日参战的秘密协定,虽然邀请人家,不但不会理睬,反而在这次谈判中清楚地看到了日本的弱点。马立克大使因为想尽量拖延时间,所以不用电报而用信使向本国报告。

这次谈判后的第四天,驻苏大使佐藤给东乡外相打来电报,6月8日从莫斯科发,10日到达东京。电文中说:

“中立条约废除后,苏联对日美战争的态度,目前还可以认为会一如既往的保持中立。可是,德国毁灭的今日,苏联苦恼什么?是在想牺牲美苏关系而增进日苏关系吗?今天,充其量也只

能是保持中立态度，对此不但应该有精神准备，而且根据战局的发展情况，甚至连这也难以保证，苏联可能会乘我之危，不惜对我们武力干涉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难以有所作为。”

再向前看，一进入6月，苏联军队就把人员和机械不断地运向远东(估计总兵力150万，飞机4,900架，坦克3,700辆)。这个事实，打中了强硬陆军的痛处。关东军到处抽调兵力，用到国内和南方防卫上，满洲等于空虚了。如果要防止苏联参战，必须做出某些让步。从这样的动机出发，陆军第一次在嘴上说出和平，连东乡外相也没认为广田和马立克大使谈判会成功，只被看作是为了实现和平所必须经过的一个具体步骤。并且，陆军一开始就激怒了东乡外相，反而又通过国内强硬派进行和平工作。历史的发展是曲折而蜿蜒前进的，并非一帆风顺。